

越縵日記談

紀果庵

近代日記，最流行的要算越縵堂，翁文恭，緣督廬。曾文正公日記印本，雖亦可貴，但以身分態度諸關係，記事不如前三家之詳細有趣，湘綺日記，恢詭有餘，詳備不足，故不計。近來日記成了銷路最佳的書，不論內行外行，紛紛搜羅，於是翁李兩家，洋洋數十巨冊者，市價已在幾萬元以外，即葉書雖只十六冊函，濶價開亦近千元，李慈銘生前潦倒，不想死後有了這麼大的行市，地下有知，想必點頭微笑乎？我嘗揣摩此種書所以暢銷的原因：第一、日記比較不擺面孔，看起來可多一層親切，又易於了解，為雅俗共賞，有錢的老板們也不妨消遣消遣。第二、亂世人無著落，喜歡讀史，希望從古人生活中覓取一點教訓，日記成為最好的對象，以上諸公，又都是滄歷艱險，國命時運，與今日不無相似之處，故讀書者爭以先覩為快。第三、既是如此，囤積者也就認定這是可以賺錢的貨色，難免多買幾部，等好價錢，市面流通愈少，物罕見珍，而找的也就越加心急，於是造成日記文學的空前幸運。

本來如知堂老人所云，日記書札，可以看出人的真性情，真生活，的是難得的好材料。尤其像李葉諸人，好惡隨我，振筆直書，視其文字，如見其人，不以史實論，單以文章本身的質地論，已是很可貴了。若如李棠階之專念程朱，動由規矩，雖然也有整整齊齊的兩函，李文清日記傳下來，却是味如嚼蠟。所以即在此三種中，翁氏日記，便不如李氏

之受人歡迎，不過因其身為帝師，垂鈞當國，於朝政變遷，紀述定多可信，研史者動輒稱引，價值為之增高而已。若說可以見到真生活，真性情，尚不可恃。三位普賢分析起來，翁乃官僚，李為名士，葉近學者。當然我們不能認為翁李之學問遠不及葉，這裏不過就其氣質，勉強區別罷了。翁公身世清顯，可以說自祖宗已賦予官僚的血脈，在朝雖有黨派，說話對人，一團和氣，日記裏也輕易不作詭譎之詞，大約此即所謂「持大體」。李氏一生不得志，以貨郎遞迹京師，對當時朝野諸人，少所許可，也是因為那時乾嘉遺徵已遠，國家又在內憂外患交迫之中，人才寥落，學術消沉，乃是必有的現象，李乃汪容甫黃仲則一流人物，懷才莫遇，豈肯默爾不言？晚年雖得一第，未入翰苑，自己仍極感嘆，古今遇合，殆是極難之事，我們不能不替李越縵叫句冤枉。但是據我看來，李氏也只能作文學侍從一類差使，若是付與經國大業，以那樣的局度脾氣，必定是個失敗。葉鞠裳的遭遇，似乎較好於李，但晚年身遭國變，傷心已極，以他的學問道德，營一廬仕，毫無問題，尤其當項城當國之際，屈節遺老，搜及山澤，葉氏早在名單之內，可是他一再却國史館總纂之命，寧出售自己多年收藏碑帖及為劉翰怡等校刻書籍，以維殘年，當時目之為迂，今日看來，倒是不能不加讚佩。李葉二公身世既如此，其傷懷處顯與翁之被黜不同，環境又各有殊異，所以在日記風格上大

相逕庭，其最明白者，即是罵與不罵也。在罵之中，葉罵得最利害的是假遺老，真小人，李氏則幾乎無人不罵，無一日不罵。而且今日譽之，明日即罵之，最著者如張孝達，閻丹初，王夔石，（文韶）周祖培，……均是。閻丹初是他的直接上司，起初李氏對他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後來閻公厲行到班點卯，猶今日之簽到簽退，想整頓多年曹郎只拿錢不作事之積弊，李乃大不以為然，上書諍之，不能用，遂大罵。張之洞督學鄂省，曾招衡文，故當初極示好感，日記云：

探花張之洞，直隸南皮人，王子解元，少有時名，閱其詩古文，均有法度。

……聞所對試策，具論時弊，首無空冒，末不到底，亦近來體制特出者。

同治二年四月十四日

今年張香濤以名士來浙主試，可謂鄉邦之幸。香濤邀至楚北義校文字。（同

治六年八月九日）

與孝達談，聞及禍福報應事，備知其家世循吏，又與說小學，具有名理，此昔人所云，娓娓可聽者耳。（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）

後來忽然糟了，其原因雖不明，但字裏行間，對當時清流黨人極表反對，張乃黨中健者，當然不能例外。日記云：

至香濤家，其烏合之僕，見拒尤力，余叱而還入，坐客次，歷兩時許，主人猶不出，余既非為性命忍須臾，又非欲以學問相質，而輕取此辱，閉門不堅，是余過也。（光緒三年二月廿一日）

聞張香濤近日疏薦中外官五十九員……其考語皆百餘字，於張佩綸謂有一無二之才，於唐炯謂封疆第一人，內舉不避親。（唐炯，其妻兒也。）近日北人，二張一李，內外倡和，張則挾李以為重，李則假張以為用，窺探朝旨，廣結黨援，八關後商，捷徑驟進，不學無術，喪心病狂，恨不得居言路，

以白開精治鼠輩也。（光緒七年十二月八日）

有朝鮮使臣某，欲見余，辭之。近來彼那人物陋甚，張香濤與清卿輩，明知其陋，而視為奇貨，延接恐後，冀增光價，余嘗微諷之，深中諸君之忌，後之絕交，亦以此也。（光緒九年正月七日）

雲門來夜談。近日南皮豐潤兩縣，以朋黨要結，報復恩怨，愚余之力持清議，深折奸萌，二德相尋，欲致死力於我。途廣引鐵子，誘以美官。南皮儉腹高談，怪文愚札，翼以炫惑一時，聲譽，尤愚余之觸其隱也，故日尋干戈，以雲門盛氣負才，益籠絡之，誘以隨往粵東，甘言重幣，煽惑百端，幸其叛我，多樹敵仇。雲門既患浙選宜川荒瘠，聞言不能無動，遂欲從之過嶺，余謂之曰：仕宦唯州縣可為，舍自有之官，而入他人之幕，已為非計，且君以有母呈請近地，今遠適嶺外，必致人言，即吏部亦必格之。雲門雖不然余言，然亦因此自阻，余與雲門本無素分，既欲割棄之席，不妨彎弓之弓，我豈容心，彼何過計！（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三日）

引上面的文字，要可觀李氏善罵之一斑，但不得志的人是脆弱的，被拒於門了，自己學生（樊樊山乃其門弟子）的叛變，怎不令人生氣呢？至於清流，在當時氣焰大約亦有咄咄逼人之勢，其中如李鴻藻、張氏、寶竹坡、張佩綸等均是北人，越變向來討厭北方僥倖，又不能處處受此輩尊敬，其牢騷乃是情理之中，在個人方面講，我們寧同情於此書生之狹狹狂狷，而不能責其反覆，所謂性情之真，正在乎此。古人說「觀過知仁」，或者亦即此理歟？况如張幼樵之敗於閻等，李的先見誠為不錯，日記中對張娶李合肥女一節，尤多輕詆，吾人不能謂李氏無識妄談。若後來樊氏因為老師對之不滿，而收去日記最後八卷不肯拿出，其氣量猶不如李，樊君蓋是實利主義者，缺少其老師的「有所不為」的精神。

葉氏日記對之備致微辭，如甲寅五月六日云（民三）：「聞樊山已應聘，舊人新官，從此一錢不值矣！」又甲寅十二月一日云：「樊山毅然入都供職，兼參議顧問兩官，又兼清史館，其婦尼之，絕裾而行。」如此行徑，何怪其老師與之割席，則李之不失爲君子，或尚不無理由也。梁濟（卽梁漱溟尊人民初投什刹海自殺者）對李極不滿，其感劬山房日記抄中有大段議論，余曾抄入不執室雜記中，其立論無非站在反覆一點上，此不贅。知堂老人因他不贊成命理初之「姑非女人惡德論」而目爲俗儒，又功名心太重，李氏之通達，誠不及矣，但其學問，確可佩服，蔡元培先生魯迅全集序曰：

「行山陰道上，千巖競秀，萬壑爭流，令人團接不暇。有這種環境，所以歷代有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，其中如王逸少的書，陸放翁的詩，尤爲永久流行的作品，最近時期，爲舊文學殿軍的，有李越縵先生，爲新文學開山的，有周豫材先生，卽魯迅先生。」

這話可謂不錯。李氏在日記中，不時憶及家鄉風物之美，曾爲「山陰好」詞十闕，寫江南風味，如繪如畫，又咸豐九年歲暮致故鄉弟妹書，筆墨更好，此皆李氏文章之可愛者，不可因知堂老人之言而一概抹殺也。

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：

「祥符周昉叔都轉星譽，一字叔雲，有極堂牘牘。……平生受知於曾文正公，道光庚戌朝考以山廬水深令題，文正公擊賞昉叔二句云：『鶴聲空屋月，龍吟大淮灘。』以爲此眞詩人之作，拔置第一。……昉叔有弟爲季昉，名星給，官福建建寧府知府，著窳壙詩話，於詩詞外，尤工校讐略錄之事，其外孫爲如皋冒致齋廣生，刊周五先生集，尤爲海內流傳。吾鄉吳榮甫京卿丈，乙丑鄉舉，出昉叔門下，受知最深，季昉晚以蚊蠅齋纂舊案，囑繫在閩，年

垂七十，孑然一身，克勤克儉，中常惠李執林廉訪，季士周方伯，呼喚其力，與世多共風義。先是，昉叔都轉以翰林家與越中，首倡益社，一時如李莪客莪銘，陳潤十壽祺，孫瑞十廷璋，王平子星誠，皆隸社籍，莪客名標，平子名章，因昉叔名星譽，於其莪客名星讓，平子更名星誠，季昉名星貽，益以周五先生陳人名星譽，一時有五星之目。昉叔實執牛耳。……莪客對昉叔初履折節，因亦深賴游揚，其德交中朝賢達，聞亦得力昉叔爲多，迨後不知以何事交惡，越縵日記，於昉叔昆季，痛詆無所不至，鄧鐵香疏參昉叔，聞亦燕客授章，文人相厄，一至於此，士論詫之。但沈乙庵嘗謂燕客晚年，凡日記於話周氏昆仲者，皆塗去名號，殆有悔心，君子之過，亦可以共諒矣。」

李氏與周氏兄弟交惡，乃日記中一大公案，且是李終身不能去懷者，觀此，其前後交期，頗爲詳盡，不妨作爲索隱。李氏初到京，卽寓昉叔邸中，相得之歡，真是友朋中少見者，越縵堂日記補，幾無日不與叔子唱和，亦無時不譽不絕口。李後館於周祖培家，也是周氏介紹。交惡因緣，李氏自說是周氏兄弟騙了他捐官的錢，致彼到京久不得補，事實如何，難於明瞭。日記中與周叔雲（卽昉叔）絕交書有兩三封，其第一次在咸豐癸亥九月廿五日，理由是周氏向人稱贊了李氏最反對的趙之謙與杜五樓，而毀李爲不如趙。但日記上面附記云：「後知此言皆他人僞譏，故其始傳言者，力沮余此書不令發，嗣叔雲亦再三託人求解，力辨其誣，然此書已成，不可追改矣。皆由叔雲善比匪人，勇爲不善，雖有智者，莫察流言，不可戒哉」云云，則後此兩氏之交誼破裂不可收拾，焉知不是有小人媒孽其間，因爲李氏乃書癡，極易受利用受蒙蔽，所以才有此畢生的誤會，亦不可知耳。

功名之念，昔時讀書人極難參透此關，李氏得失之心甚重，而又絕不能忽然，故凡主試人員並及第貢舉，無不苦被詆諆，但其自相矛盾，在這裏也表現得最露骨。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云：「寫大卷一開，試作時文，題爲子夏曰，日知其所亡，月毋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初二日，「再作時文，題爲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兩句。」以前也有不少練寫大卷的紀事，初三日則云：「署吏辦送考文書，求賞，付以錢二十二千，此非故事也，以自後不復應試，故格外與之。」每次落第時，都有以後不再應試的憤語，不過那個猶可說也，此則頭一天寫大卷，作時文，第二天辦送考文書，要賞錢，便說不再應試，似乎太不顧前後，使吾輩對李氏同情者，亦無法爲之掩護。自同治十一年又歷七年至光緒庚辰始成進士，已年五十二歲，再過十數年，便爾溘然，命運舛乖，可悲亦誠不錯。孟心史已未詞科錄外錄記，傳青主云：「觀內閣大庫檔，青主於順治間，以義師奉染就逮，供詞中抵牾不承，極口自稱小的，亦所謂降志辱身，比跡於柳下少連云爾，未嘗有一死殉明之心。」又云：「最不遜者傳青主，究亦口吻習慣使然，非真有興復之望。」其語未嘗不道着傅氏心病，讀書人大率都是玩着口吻習慣，一時不易自改，實則心中早不是那麼回事，以傳青主之志節，尚不免於心口不一，我們又何忍苛責於科甲極盛之時的李氏呢？

詞章義理考據三者俱長，大非易易，李氏雖守漢儒家法，而詩，古文，體體，都能出色當行，唯對宋儒，始終反對。桐城義法，更不放在眼中，在學術界實爲難遇之全才，雖對經史沒有專著，但皇皇六十餘冊日記中，可以輯出無窮材料，現在已輯而單行的越縵堂詩，詞，及讀兩漢書三國志札記，早已風行。故李之日記，比翁葉兩家，尤饒價值。惜

身後蕭條，遺書散亡，幸而由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買了一部分，得不至全部淪失，而日記經蔡元培先生倡議捐貲早日印出，沾溉後學，惠益何限，現在聽說李氏好友平景蕪日記，亦已由周知堂先生收下。前者而見知堂先生，知其中并無若何較好材料，又加物力艱難，故暫時不能付印，使我們心中不禁悵悵。與李氏同時又爲李最不滿意的張佩綸，雖有潤子日記印出，但內容甚枯燥，去李氏之文采趣味甚遠，此亦如翁氏日記，雖較無文，但若看同時赴陝主試的潘伯寅秦翰日記，便知翁氏尙算富於感情，可見記自己的事亦須有相當手段，並非凡日記都是有趣也。

吾人生當今日，去李氏又數十年，（李故於甲午，距今整整五十年，亦可以紀念的事）凡李氏所反對詬罵的人，我們求之今日政學兩界，似尙難多得，追論其所景仰！蒿目人才，曷勝零落之感，使李氏生丁今日，以他的使氣罵座，看了這些不入限的人物事實，又將如何？這又是我們在寫此文時所不能不感慨係之者也。 十月廿一日

鉢庵札記

(一)

鉢庵

古人論書法者多託意高玄，惟藝舟雙楫始以平易語釋之，中人資得而習之皆可以得聖解。然何者方爲佳書，終無確切詰釋。宋史選舉志紀宋時書學之制云，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爲法，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爲法，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爲法。考書之等，以方圓肥瘦適中鋒藏盡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爲上，方而有圓筆圓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濁各得一體者爲中，方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筆畫不得其意而均齊可觀爲下。嘗謂吾國書學之成爲盡人可以從事之技術，啓自貞觀，極於宣和，然書法之失古意亦自茲始也。